



曹鹏老师在演奏作品前的“现场讲解”

曹爷爷来电话

从东方艺术中心的“东方市民音乐会”、上海音乐厅“星期广播音乐会”，到上海大剧院的专场演出，从辰山植物园的户外交响到邮轮上的音乐之旅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以“古典音乐生活化，生活场景艺术化”的理念，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，融入城市肌理。乐团也于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孕育诞生，茁壮成长起来。而曹鹏老师一家人，则是起到这个乐团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作用。上海有一座电视大学，现名“上海开放大学”，圆了更多成人学子的知识梦，我曾把城市交响乐团比喻为“上海音乐开放大学”，这是因二十年来，各年龄段的中外乐手，从这里进进出出，度过欢乐时光，真切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，同时也感染影响到周围乐迷队伍，与日俱增一圈圈扩大。我可算是这一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亲历者、见证者之一。

去年12月，是曹鹏老师九九华诞，即意味着迈入百岁寿星之列。回顾我和曹鹏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，实乃获益匪浅，深感幸运。2003年夏，因每日上班在办公室窗前，目睹上海音乐厅平移全过程，引起多次观看曹鹏老师指挥风采的个人记忆，有感而发的拙文《三十年前的珍贵照片》附图刊载于新民晚报，岂料那天晚上，我舍间电话铃声响起，接听便闻：“你是王树滨吗？我是曹鹏，看到了你的文章与图片，很感谢，也非常高兴，欢迎有空来我家玩。”先生嗓音洪亮，热情洋溢，令电话机旁的家人也听得清晰。他还说，是从编辑那儿知悉我家电话号码的，这让我们又感惊喜。

之后一来二去，就有了更多登门向曹老问艺请教之良机，他挥毫为拙著《我心目中的圣殿》题写书名并冒酷暑远道赶来参加首发式，还和作序者施岳群教授作了即席发言，我深知这是对后辈的大力鞭策、鼓励，时刻牢记，不敢懈怠。此时欣逢先生全家人策划筹建的“上海城市交响乐团”正式成立，笑纳我为成员之一。

那个严寒之夜，我有幸走入作为临时排练厅的琴行地下室，和乐团全体中外乐手见面，曹老父女还嘱我发言，我说：“上海今天有了市民自己的乐团，既有昔日毕业于交大、南模等学校长期受曹老师熏陶、培养的乐团成员、今日成了白领精英，还有很多生活、工作在沪的外籍朋友，俨然是个小国际社区，由音乐共同语言而济一堂，抱团取暖，不仅具有专业水准，还体现着城市文明程度、包容胸怀，完全是大上海的骄傲和一张亮丽名片。”我看到，乐手虽互相熟悉，但平日不多交谈，他们之间唯有在排练或演出中，才会从演绎作品中，有更加深入默契的交流，从中感受到心灵的碰撞和无比的快乐，也就像围棋高手过招，以沉默无语式的“手谈”知己知彼，擦出火花。

甜蜜的工作无限好

王树滨文 摄

除了原上海音乐厅外，千禧年前后，上海大剧院、东方艺术中心等一批现代化文化建筑硬件设施拔地而起，为各类音乐演出提供了用武之地。“音乐，让城市生活更美好”。拥有音乐文化的城市，将更富有人文情怀、更具都市魅力。

为“蝴蝶夫人”献艺

由城市交响乐团而延伸音乐的神圣使命，便衍生了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、市学生交响乐团，曹小夏团长分别简称为“青交”和“学交”，别看他们在台上今天光鲜，你竖起耳朵静听，能够像模像样奏出城交一般的专业乐声效果，背后得有多少人不断辛劳努力地付出？这是由他们的年龄所决定，每年临近放暑假，就意味着有一批乐手将因为升学、留学或就业等，离开沪上，告别乐团。他们不像城交成员，可以相对保持数量的稳定，相反，总会有一茬茬出去，又一批批进来，而且各个声部参差不齐，这就无法避免会带来管理上的凌乱，增补上的麻烦，以至水平上的磨合。大家看到的曹小夏人很瘦，除了管带这几个乐团，还有后来新添的任务，忙于创办关爱自闭症少儿患者“天使知音沙龙”，这是任何人即便有三头六臂，也会累得趴下的苦活儿，但是曹老一家，都把他们当作我爱我家，只有乐于助人，倾情奉献。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新老更替，细水长流，乃属常态，是这个大家庭生命力的标志。

人们似乎仅知道曹老与交响乐有关，其实，曹老指挥过电影配乐、民乐、大合唱、室内乐和歌剧。1962年夏，上交老团长黄贻钧接到时任歌剧院书记朱可常的求援电话，希望曹鹏老师赶紧来支持、指挥首部意大利歌剧经典《蝴蝶夫人》的全剧排演，黄老二话不说便作安排，上影厂还派来首席美术设计师韩尚义，担任舞美设计，体现了攻坚大协作精神。于是排练日程才扎实地按计划顺利进行，终于在1963年春节公开演出十场，场场满座，大获成功。岂料隔了一年，就转风向，排演《蝴蝶夫人》成了反面典型，导演、指挥与主演，都要作深刻检查，挖思想根源，激烈程度令当时的曹老，猝不及防，心力交瘁，他一度曾想到了轻生，还好有家人予以安抚照料。此事实情，曹老与其家人从未提及，我是到了2019年春才知晓，因复旦大学历史系三位应届毕业生同学，把沪上首演《蝴蝶夫人》过程当作论文作业，进行口述历史记录，由我陪同相继访谈曹鹏、张远文、饶余鉴老师等当事人，听他们细说剧组排演前后遭遇，方才明白搬演歌剧经典，竟有过这么艰辛曲折的道路。

记得我观看演出的次日，新民晚报有采访丁善德先生的报道，他的评价是“歌剧院这一次演出的成功，值得高兴”！我认识的参演管弦乐队成员，纷纷对曹老师的指挥表达赞扬和钦佩，“我们乐队整体水平，都得到了提升进步”。



曹鹏老师获得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

指挥棒与吉祥物

说一件有趣的事。指挥棒，在乐迷心目中，应该属于高贵吉祥之物，并非人人皆能随意摆弄的玩具。可是，我有一位乐迷朋友，居然自己仿造、制作了一根指挥棒，托我捎信询问曹老，可否在这根小木棒上签名？想作收藏留念，我心想这友别出心裁，带信给曹小夏后，也没指望有啥希望。想不到，老人家倒挺认真，嘱女儿由我陪同，专程赴虹桥机场该友单位，与其会晤当面了解情况后，收起木棒回家带给父亲，此事还惊动了东航有关领导，也到场来迎接曹小夏。结果是，曹老不仅题字签名，又欢迎该友上门做客，这位乐迷如愿以偿，如同中奖一样喜滋滋地把指挥棒放置于玻璃柜中，迄今亦近二十载。

我认识到此举事情虽小，意义不凡，素昧平生一乐迷，求曹老指挥棒上留签名，而得到满足，说明在神圣的音乐殿堂中，台上的指挥家和台下的听众身份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人人平等，只有互相尊重、理解、支持、爱护，才能享受到不同于独乐乐的众乐乐。这也是曹老和城交多次奋力拼搏、致力奉献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的动力，那气吞山河、直穿穹顶，如潮奔腾、一泻千里的主题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！乐迷们耳熟能详的有一首《柏林的空气》进行曲，国际一流乐团，常在音乐会结束时，把这首欢畅、快乐、轻松而俏皮的乐曲作为安可节目，我以为，咱们城市交响乐团一路走来的二十周年，本身就是一首《上海的新空气》美妙进行曲，全体成员都是这首作品其中的一个个音符，一场场曾经的精彩演出，都成为了乐曲的每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小节，将会深深地留在市民听众的脑海记忆中。

家中慈母作用大

曹老夫人夏惠玲老师，曾任我们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首届歌剧训练班主任兼表演教师，虽然我被招收录取，却与陈吉康一同被派至上海歌剧院歌剧团，作为学员计算工龄，直接参加工作，但是规定每周还是要去武康路280弄内的歌剧班听课，性质有点特殊，像是半工半读。

2022年10月中旬，在和惠玲老师一起用餐的时候，女儿曹小夏、夏小曹和原歌剧班老同学卢尔臧、杨玉蓉、钱云龙、吕纯孝、任海杰等朋友，均为时年九十三高寿的惠玲老师祝酒。曹小夏说：“咱们家里人一般都不会去外面饭店就餐，此次树滨发邀请，妈妈犹豫不决，还是爸爸说了，王树滨盛情来邀，你一定要去。”久违了的师生重逢，心情激动不言而喻。常言道，隔山隔水难隔情，梨园界尊老有传统规矩，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。我的个人经验是，学艺犹如穿衬衫，迈腿起步师从，相当重要，纽扣的第一粒，绝对不能有误，若是错位，那下面的所有纽扣，则步步错，不成体统。幸运的是，无论在歌剧院，还是歌剧班，我都遇到了执教严格、循循善诱的名师良师。

六十年后能够结缘，师生促膝亲切交谈，回顾当年的学艺阶段经历的种种细节，值得庆贺，值得高兴，值得留恋。现场曹鹏、惠玲老师伉俪，以及他们家庭热情洋溢、温馨祥和的气氛，永远是学生们进入晚年奋力前行的动力。我看到，师母那天很开心，收下学生们的两大束鲜花，临别时还坐下，又吃了一小块西瓜说，好甜哦！看到恩师精神矍铄，鹤发童颜，我们都万分欣喜！诚如师母所言：“我们家人从未拌嘴吵架，生活长久和谐！”可见惠玲老师作为家里慈母的巨大凝聚作用！“城市新社会组织”的概念定义，并不空洞枯乏，乐团性质虽属于民间社团，突出一二，在于是一个重在用音乐交流，包括在沪外籍专业、业余乐手在内的新市民社团，就明显具有特色，与众不同。若没有新世纪以来的改革开放、城市腾飞发展机遇，国际化大都市的天时地利背景，便无成立的可能。



2013年费城交响乐团到沪，与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音乐会，曹鹏老师和该乐团两位指挥家携手共祝合作成功

城市交响乐团可以说是一个埋头践行、深得人心的成功实例。从2005年开始逐渐扩大社会影响，发展壮大到城市合唱团、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、学生交响乐团等，不仅夯实了原先曹鹏老师亲自扶植成长起来的交大、南模、大同、市三等乐团的基础，又凝聚集合了这些学校的历届音乐精英人才，继续实现共同的音乐理想。如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，都建立同样的“城市交响乐团”，那对全民音乐水平的普及、文化素质的提升、精神生活的充实，就有滚雪球一样的效应。本文的标题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”，来自1979年歌唱家关贵敏风靡一时的一首电影插曲歌词，我想，从事音乐本身就是一门“甜蜜的工作”，肯定会无限好。



演出全场都点亮星星，关爱自闭症儿童